



列傳第二十七

金史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田穀附

梁肅

移刺愷

移刺子敬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為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撤離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

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
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
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爲
漕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
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
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
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
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闕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
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
余里也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

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
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擐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
以功狀上尚書省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
賞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戶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
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構下
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參
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斟酌
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
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用不
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

取南京宮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散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為輟朝贈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燕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叅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安丞遷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永固家貧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薦於朝攝左

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防禦使入為工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為報諭宋使永固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為猜度已意召永固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魯行亦欲我行

之乎於是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
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
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
定軍節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
大夫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
俱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
釁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
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
永壽宮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以致仕
宣命授之永固歸卧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請依
舊制廉察官吏章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表乞致仕詔
不許罷為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為真
定尹其繳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為令五
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為尚
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
府監正隆三年為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
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
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
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

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為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卿耳久之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駸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

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海州捕賊八十餘人城首海州人其兄今為宋之軍官上聞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真軍代之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上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邠州刺史劉春哥以滄州同知訛里也易州同知訛里刺楚丘縣令劉春哥以賊汙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為不可上以問子

平日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
曰然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三南京
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爲何如子平
曰臣聞襄陽新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上曰朕與卿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
南統軍使宗叙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幹特
刺就問狀宗叙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皆宋國調兵募民
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
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
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爲文移故欲入見言之幹特刺召
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
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
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
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
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爲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
年起爲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爲樞密
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使承
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爲戶部員外郎郎
中韓企先爲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鼐皆在

尚書省穀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
 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
 小人求與穀相結穀薄其為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將兵
 不能守燕山終敗宗國穀頗以此譏斥松年松年初事宗
 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為刑部員外
 郎望之為尚書省都事霖為省令史皆怨穀等時時毀短
 之於宗弼凡與穀善者皆指以為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
 往問之是日穀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已乃自屏以避
 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承丞相者企先舉穀而宗
 弼先入松年譖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穀聞流汗浹背企

先薨穀出為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處吏
 部銓得預軍恩穀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鑒曰穀穀乃倒用
 日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
 素與穀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鑒覃恩事嗾許霖發之
 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鞫之擬穀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
 庭王恂趙益興龔夷鑒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
 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世宗在熙宗時知
 田穀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
 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穀兄穀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
 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為侍御史穀為大理丞補為工部

真外郎煦爲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浩尋復爲右
司負外郎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上嘉其忠每對大臣
稱之有疾求外補除祁州刺史致仕歸七年起爲御史中
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閱月拜參知政事故
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
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忠
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
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
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
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

以爲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羣臣于東宮以大王杓
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志寧謂羣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
褒賞如此又曰參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爲執政卿等
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尚純朴今之風
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
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
宰臣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主爲豬王食之以牢納之
泚中以爲戲笑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
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衆人共知之者
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

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為真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田穀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為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穀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上初即位。不肯輒逆其意。謂之曰。卿既以為不可。姑置之。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擠之也。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尚書省曰。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為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穀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為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間存沒。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穀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

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廢叙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
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
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
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肅分護
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
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讞
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曰頃者正隆任用
閹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規取民利
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
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
夫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
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
資高者爲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
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
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
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間
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
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
報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

便殿召左諫議大夫奚籲翰林待制劉仲誨祕書少監移刺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籲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窩斡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爲功百姓訴苦之朝廷勅諸路以東平大名通檢爲準於是始定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還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爲一舟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

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使上從之改大理卿尚釐局本把石抹阿里哥與釘校匠陳外兒共盜宮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里哥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爲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於時東京久不治上自擇肅爲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尚書上既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因塞言路也上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

列肆權酒酷非所能也臣愚以為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
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為之上曰善改刑
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
璋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
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為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
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
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年今知歲元國信使
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
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
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

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遵盟之久無
一豪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衷矧辱函之既尚循
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請因歲元之來使
遂商權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
肅控請祈肅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馳蒲蒲馬
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為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
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為濟南尹
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
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
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今太平

曰父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
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
拜叅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
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
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
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
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
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
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
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

易得上曰懸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
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
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
契丹吏負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
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
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
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
餘年鑒海陵之失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
奏之肅論正負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負還任皆准
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人

備差無差正負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負雖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曰誠如聖旨肅與宰相奏事既罷肅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為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官燕颺亦足怡神願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東鉞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使且必循資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蹟善者升之後政再察之

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肅曰誠如聖訓肅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恩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為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詔以其子汝翼為閣門祗候二十八年薨

益正憲

移刺愷本名移敵列契丹虞呂部人通契丹漢字尚書省
辟契丹令史攝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
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爲侍御史母憂去
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
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刺愷清幹
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爲太府監改刑部侍郎十九年以按
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爲大理卿
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爲
皇統制條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
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適從夤緣舞法愷取皇

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定通其窒礙略其繁碎有例
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
及疑不能參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
有可常行者收爲永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爲一部大凡
一千一百九十餘爲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
頃之摘徙山東猛安八謀克于河北東路置之酬幹青狗
兒兩猛安舊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
數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尋改大興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
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

獲鵠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爲刑部尚書上還自上京以爲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移刺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朵魯遼五院人曾祖霸哥同平章事父拔魯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拔魯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拔魯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刺固修遼史辟爲掾屬遼史成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其課地主以爲例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爲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

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于官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曰凡受進例遣宰臣以汝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是時窩斡餘黨散居諸猛安謀克中詔子敬往撫之仍宣諭猛安謀克及州縣漢人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祕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也不與至

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識者避之
是時僕散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秘
書少監石抹頤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
反覆無信喜為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
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
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
渡江宋國境土必為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當
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幸西京州縣官
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謀
克隨班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讓宣徽院及端午朝會詔

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
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祕書監諫議起居如故
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移刺神獨幹兵部侍郎移刺按答
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徽
院事移刺神獨幹侍上曰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
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
此長久之計也世宗將如涼陁子敬與右補闕粘割幹特
刺左拾遺楊伯仁奏曰車駕至曷里濟西北招討司圍於
行官之內地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尚
書省曰招討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撤八仍於

燕子城治猛安謀克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
奏曰陛下凡與宰臣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
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爲河中尹請老河中
地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與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與中
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
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廣寧
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諸
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
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
叅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
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叅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其具道邪蘇保衡程
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刺慥子敬
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金史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君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察院臣 朕朕奉

勅修

趙元

移刺道 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系

賈少冲 子益 移刺幹里朶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衍

楊邦基

丁曄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高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鄂藥師為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

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史天會
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爲路人
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
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其後朝廷
立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齊國廢
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
部郎中行臺從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
戶部事賦譴兵食取辦夫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因
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
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己福而

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
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
宗弼必問曾經趙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爲同簽汴京留守
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
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刺道本名按宗室移刺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
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愛其
才召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
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所在盜起
道路梗澁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問具言四方盜賊狀海

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戰艦渡江會海陵死軍還大
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抹白猛安下謀
克徐列等皆欲降制於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發兵掩襲
合住子婦孫男女甥及謀克留住及蒲輦白撒妻孥是日
適窩斡遣白撒發抹白猛安軍白撒聞其家人被獲遂來
降改禮部郎中從討窩斡佩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
也招降叛奚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
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罪
廢其餘因循以苟歲月今廉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
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

補進一階軍州刺史石抹斡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
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濟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汙官
同知濟州防禦使事蒲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並免死杖
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
階非奉旨不得錄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
士民輻湊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毋為文所持斷之以公可
也朕嘗諭執政矣必不以小苛謹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
書尚廐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芻事覺尚廐局
隸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林荅天錫屬刑部使輕其
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鞠治於是道及天錫郎中丁暉仁皆

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
卒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爲
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專愎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
與之詳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
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
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石司員外郎除戶部員外郎改
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戶部郎中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
浩參知政事故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
丞李壽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

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已馬往邪銀牌可於南
京尚書省取之壽乞先降銀牌復遣中使謂壽曰牌之與
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三
十遣乘已馬往德基中一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
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
秋土河泛溢水入京城德基遽命開長樂門疏分使入御
溝以殺其勢水不能爲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
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
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
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

事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
聞為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勝不
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一
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及
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
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為尚書取悅宰執近臣
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柰何如此於是決杖八十
戶部郎中王佐負外郎盧彥冲同知中都轉運使劉焄副
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
李寶判官強銳昌姚宗奭尼厓古達吉不皆決杖有差詔

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省御文臺戶部
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追還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
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彥冲河北西路戶籍判官劉焄東京
警巡使石抹長壽東京留守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
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清水縣令強銳昌姚宗奭尼厓
古達吉不皆除司徒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馬諷字良弼大興灤陰人國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汴梁登
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諷歸朝復登進士第調蔚
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
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召為尚書省令史

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寧州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
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懼乎感
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為大理少卿是時高禎為御史大
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貴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
為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禎
絲髮相假借禎畏其害已因訴于海陵海陵以禎太祖舊
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餘出為順天軍節度使大定
二年復為大理卿遷刑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選充女直字學生
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

天德初除吏部主事勤問押懶路詐襲謀克事人稱其能
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其
實優於所聞遠矣累遷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
世宗即位于遼陽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
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
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嘉其善敷奏特詔再任謂宰臣曰兀
不喝為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
如此窩斡已平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元管戶口及從窩
斡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猛安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謀
克人戶少處分置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

襲賑贖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負年共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為亂者與來降者一槩隸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已遷契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有問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謝上曰分隸契丹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官選契丹官負不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為不寃五年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二年擢進士第初為真定藥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兩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耶此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實于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為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入為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為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遷中都路轉運使卒官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其嘗道

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冲南
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筭
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嘗自致之調管州軍事
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
從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
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宴以失道少冲謂所稅
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
臺典事索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
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
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
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為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冲
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羨之十四年為宋主生日
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冲少冲對曰臣有死無
辱宋人別致珍異少冲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
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
夫秘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
南路轉運使召為太常卿兼秘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
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
所以庇身筦庫不可為也聞者尚之子益
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為秘書少

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待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即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柰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礮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為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民夫修完城郭為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有備解去以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為吏部尚書益為侍郎相得歡其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召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車與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孫刺斡里朶一名八斤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三年伐宋隸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頃人有司上其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蕭德麟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斡里朶以兵邀擊之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武校尉宗廟

復河南幹里朶督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
時六部未分乃以爲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
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陞孟州
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事會遊古河闡子山等
猛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幹里朶押軍南下至
松山縣爲賊黨江哥所執且欲推爲主盟要以契約幹里
朶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
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
之幹里朶說其監奴因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
使大定初爲博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
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
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朶陽
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
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
而釋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阿勒根彥忠本名密合山曷速館人也好學通吏事天會
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
事七年改大理丞爲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入爲尚
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
疑常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召讓之彥

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同列。為懼彥忠固執不變海陵
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
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為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
艱食戶口及泰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駐兵萬三
千易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二
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祭祿大
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同
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

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求使
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為常九思獨不肯受
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拜遷大理少卿清
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
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廢大理寺議虔子止合雜
班叙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廢以勸
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
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
取一切以功利為務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詔檢括官田凡
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

驗一切籍之復有鄰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是
召還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
指射租田近歲冒為已業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
奪之則百姓失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
田猛安人為盜徵償家貧輒鬻所種屯地九家貧不能徵
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賈與徵償相當
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
乞用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高愈自用上謂左丞
張汝弼曰九思老矣頗執強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
思男若拙為尚書省令史冒填詔勅事覺亡命汝弼因奏

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捕若拙獲日
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高衍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
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未暮十賦
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
方調鄆陰丞召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
復吏部員外郎攝左司員外郎王彥潛常大榮李慶之皆
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彥潛天榮皆進士第一次當在慶之
上彥潛涪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度判官慶之潘州
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與慶之涪州詭曰涪

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擬彥潛臨海軍大榮濱
州慶之洛州慶之初赴選昌祚以慶之為會試銓讀官而
慶之策慶雲為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
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善闕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
太后族人先為東京警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
海陵不許行與奉國臣有鄉里舊擬為貴德縣令海陵大
怒於是昌祚行吏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雲決杖
一百五十罷去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行降為清水縣主
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君縣主簿吏部
主事宋全降灤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閭陽縣
主簿居二年為大理司直遷戶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
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
求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
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
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
于衆舍已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亂卿等
其體朕意使行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
沮遏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
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行三為吏
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便之五年為賀宋國生日

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絢宋末爲易州州佐宗望伐宋
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絢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
僧會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
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
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
鐵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乘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
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
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國奴與高衍等皆
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簿轉高密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

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
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
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祕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
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
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繼衛士訶
之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
官爲子衍求解及入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
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
轉運使求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
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暉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頡祖惟壽父筠以吏
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鬪訟者
不之官而就筠質焉暉仁冲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
季避難錐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
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暉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
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
暉仁以廉攝守事遷和川令前令罷奕不事事羣小越法
干禁無所憚暉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
有董祐者最強悍畏服暉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
凡租賦與百姓前爲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
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
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暉仁爲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
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於是賈少冲爲刑部郎中上謂左丞
相紇石烈良弼曰少冲爲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
之乃以暉仁爲刑部郎中坐尚廩局官私用官芻違格付
大興府鞠問解職改祈州刺史祈州爲定武支郡士民間
暉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
首興學校以明養士之法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
年卒官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文

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衍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金史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官脫奉

勅修

完顏撒改

龐迪

溫迪罕移室邁

神土邁

移刺成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

本名阿撒

蕭懷忠

移刺按答

索末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渾河人也其先居於兀冷窟河身長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為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

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詳穩其後從軍泰州路軍帥以撒改爲萬戶領銀朮可等猛安戍北邊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旣還稱旨爲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遷迭刺部族節度使改甌里本群牧使爲曷懶路都總管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爲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撒改旣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爲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侗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虛之術無所効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駭懼請避迪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完軍以還自是知名擢爲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齊國建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軍資羊馬甚衆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

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衆悔曰公爲政素善豈宜劫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歛煩急官吏因緣爲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爲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靜爲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七十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剖股作羹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廢率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溫迪罕移室蕙速頻屯蕙歡春人徙上京忽論失懶兄木輦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蕙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膂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爲洮州刺史謂人曰謀克兄職也兄子幹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

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移典弘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蕙以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安於締毋嶺屯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蕙率數千人殺賊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世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幹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遜

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蕙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爲賊所執賊使移室蕙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蕙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蕙厲聲曰我恨

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士蒧輔國上將軍阿思蒧乘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神士蒧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胡速魯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爲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移室蒧討契丹契丹犯臨潢移室蒧死攻之不能克廼引衆東行神士蒧

表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濱縣得奏上曰神士蒧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襲矣會右副元帥謀衍以大軍至神士蒧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翼與紇石烈志寧敗賊於長灤戰霧霖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卒移刺成本名落兀其先遼橫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漢字夫會間隸撻懶下爲行軍猛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爲撻懶前鋒得宋生口爲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

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
廉權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使正隆南伐爲武毅
軍都總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
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
都總管與李朮魯定方爲瀟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
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
會海陵庶人死軍還復鎮昭義大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
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南京
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
惜之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隣猛

安下查不魯謀克結什角者西番旣衰其酋裔曰董訛其
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
子世昌皆受宋官爲左武大夫遙領萊州防禦使襲把羊
族長朝廷定陝西世昌換忠翊校尉旣而鬼蘆族長京城
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城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爲
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
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龐浦
虎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
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
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

甘肅接其北虜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為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臧門三曰隴逋門四曰虜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逋隴虜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

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朝廷不知隴逋虜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所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尋亦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屢獲宋謀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幹特刺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

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爲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國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民戶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爲木波喬家丙離隴逋厖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爲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竒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爲右監軍召卞隸

帳下丁父憂是時宗磐爲太師撻懶爲左副元帥人爭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撻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選嘗有勞者與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陵伐宋卞爲武毅軍都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人以三十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樊州宋守將棄城遯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闌子山猛安結漢軍三猛安謀克劫卞還舍於樊水之曲卞乃陰約漢軍

將吏乘夜掩殺關子山猛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爲宥州團練使宋末仲武謁經略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爲先鋒宴室入關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俱降爲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伐鳳翔屢却宋軍除知寧

州關中荐饑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典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爲寇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酌天

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爲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幹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爲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宗敏爲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立即以爲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今我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

受詔而不肯爲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恠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爲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綵六百匹馬二匹是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邢久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盡入爲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

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
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
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
賊恐三萬眾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
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饋東
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眾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
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爲應兵自領八
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濱海陵
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
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

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二千自
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
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
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鎗宋
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陝州世傑嘗
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鎗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
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
宋軍三萬人復虢州未幾爲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
都監召赴闕上慰勞良乂除西北路副統賜廐馬弓矢佩
刀從僕散忠義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徒單合喜

經略隴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絕樵路世傑擊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略使荆阜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攻亳州防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輒入鞏州境糶米麵有司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史察松壽誣府主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爲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踈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旣敗必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好胡奚人也爲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爲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旣誅懷忠爲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爲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曠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幹盧保往討之蕭禿剌戰無功大軍追撤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逾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剌無功懷忠贖師恭逸賊旣殺師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贖懷忠皆族之幹魯保禿剌

初為罪首但誅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復贖懷忠禿刺斡盧保官爵贖弟安州刺史願求襲贖之謀克上不許謀克而以贖家產付之

移刺按答遼橫帳人也父留斡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京下復叛留斡遇害按答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地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按答騎射絕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

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于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李木魯阿魯罕隆州琵琶崗葛山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直字既壯為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斡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窩斡既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可

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爲大理司直未幾授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北巡阿魯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日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猛安遷武勝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戶所貸官粟阿魯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推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皆

一切禁絕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雇者營務損圯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魯罕爲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關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秋督閱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漆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爲參知政事命條上

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贊日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
王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閣門祇候謁告省
親于白霄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携母及弟妹奔燕
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而
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
宗望伐宋爲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
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護

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
欲使子弟爲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善之賜以玉帶詔
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爲濟南尹賜以馬金幣
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爲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
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申國公起爲
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即位海陵
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
以爲祕書監復爲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
祿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
俸祿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

世宗却之謂興祥曰朕憂勞天下未嘗以聲技為心自今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之以其孫珣為閤門祗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卒官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忽土特滿携之流離道路宗室神谷得之納為次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益既見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銀术可白彼

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榮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命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仆力士六七人熙宗親飲之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神谷家違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徙秦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為神果軍都總管留駐泗州以遏逋卒大定初還鎮東平與戶部尚書梁鉞按治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改太原尹徙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為簽書樞密院事北

京東京留守陝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婁室陝州防禦使石抹斡家奴皆坐高賈賣私物抑賈買民物得罪斡家奴前爲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虛譽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爲陝州尚書省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斡家奴鼓虛聲以誑朝廷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婁室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臨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輝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爲宰相愛之及篡立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

月尚食烹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惡嗣暉巧佞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朝儀進止應對閑雅由是起爲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爲正隆執政阿順取容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爲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尚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

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榜匿名書于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爲執政今指卿以爲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辨但頗自銜鈞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石林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減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列傳第二十九

臣

